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26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儿子发工资了

□南京刘少勤

家庭相册

儿子研究生毕业,入职一家研究所。这一路走来,我和他妈眼见着他的努力,能有今天算是好的回报,我们当然盼望他在新的起点再学习、再努力、再进步。只是,儿子的兴奋点让我失望,他更关注的竟是第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,心心念念地设想如何潇洒一把,几次晚饭时都兴致勃勃描绘精彩计划,买只小狗回来玩玩,请老师同学撮一顿,给我和他妈买鞋子买衣服,给女朋友买漂亮包包,痛痛快快地花个精光。他妈说你还不如给我还贷款、打酱油呢!

我想起逝去的父亲。那年他当煤矿工人,月底领到了人生第一个月工资。父亲说那才叫兴奋呢,“煤黑子”们排着一长溜队伍,挨个按着红手印,双手接过一叠块票毛票,蘸着口水一张张地数,咧着黑嘴唇龇着白牙憋不住地笑。煤矿离家百十里路,山山水水的,很难想象,在一个冬日傍晚,父亲背着一只土布包,揣着包子、馒头,还有糖块啥的,迎着夕阳,踏着薄霜,跋山涉水,星夜兼程。那夜不知是风高月黑,还是月朗星稀,在第二天日头升起时父亲闯进了家门,进门时我分明看到他周身热气腾腾。

那一天,茅草屋怎么也关不住母亲的笑声和我们的打闹声。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包子,圆圆的、软软的、白白的,几道漂亮的褶皱拧在一起,巧妙地锁住馅料。真香啊,我馋猫一样使劲地嗅,竟然层次分明地辨出了几种香味,第一层是浓郁麦香,接着是豆腐香,还有小葱味,最后是淡淡的麻油香。我们每人分了一个,老狗特别卖乖,尾巴摇出几级风,我们都多多少少地掰了点给它。上午,父亲领我去了哑叔的小屋,两个包子让他老泪纵横,吱吱呀呀地脸都变了模样。下午,母亲拎着篮子,随父亲将余下的包子、馒头送到庄上,不知进了哪些家门。傍晚,父亲背着

“天光哒,鸡叫哒;咯咯蛋,咯咯蛋。”

记忆里,奶奶会用方言,唱着她自创的儿歌,走到跟前轻声唤醒还睡在床上的我。听到熟悉的声音,脑海里立即闪现出白嫩嫩、圆嘟嘟的鸡蛋来,一双小眼睛迅即睁开,仰起头看着奶奶。

奶奶家喂养了一大群鸡,血红花冠的一群鲜艳大公鸡,白色的、黑色的、土黄色的、黑色白点的、红黄黑色的一大群老母鸡。农村的土鸡很幸福,纯粹的自由自在,收割过后的田里吃剩谷,小山小坡草堆里找虫子,丢弃的白菜叶子萝卜缨子随便啄,到处有狗伙伴的伴随保护,黄鼠狼吃鸡的事极少发生。

我对家里一大群鸡是又爱又恨。一个人无聊的时候,在晒谷坪里追赶它们,追了这边,它们又从另一边过来,鸡群常常被我追得四方逃窜,着急的还真可以瞬间飞起来跃过小水渠。我不停地追,它们不停地又从四面八方溜来偷吃稻谷,我忙得不亦乐乎,全身大汗淋漓。两个叔叔蹲在屋廊边,看着我猛追狂赶,乐呵呵说,这小屁孩,跟鸡都可以玩得这么开心,这分明就是鸡在逗着他玩嘛。

奶奶告诉我,公鸡要是被我打着,打了就打了,对母鸡还是要格外关照一下,只许赶,不能打,因为,公鸡迟早会上餐桌,母鸡则要留着下鸡蛋。

捡鸡蛋是一件要有耐心的事情。除了鸡窝里每天可以捡现成的,其他则要到屋前屋后去搜寻。有些时候,奶奶和妈妈会在柴堆里取柴之时,意外发现一窝鸡蛋,然后,她们就会嘱咐我,留意观察一下是哪几只颜色的鸡喜欢在柴堆附近溜达,听到“咯咯蛋,咯咯蛋”的鸡叫声后,要及时去印证一下对不对。掌握到这个普遍规律,往后再捡鸡蛋就相对容易了一些。

捡回来的鸡蛋,奶奶把它们统一收藏到大瓦坛里,放人的同时,还会撒上一些米糠,她说这样不会让鸡蛋挨着鸡蛋,就不会挤压挤破它们。大瓦坛是放在里屋很阴凉的角落里,奶奶每次还用小本子登记数量。待到镇上赶场,爷爷就用箩筐挑着去卖掉。

有个细节很难忘。每回由爷爷往镇上挑去卖鸡蛋前,奶奶会拿手电筒把鸡蛋一个个照一回,蛋体完整,晶莹剔透,毫无瑕疵的,会放入箩筐,达不到标准的就会留在家里。奶奶说,虽然我们不是做大生意,但要有良心,买鸡蛋的人除了吃之外,也有的可能是买回去孵鸡仔,要是蛋不好,那就会孵成“寡

那”只揣满牵挂的布包,又反方向出发了,我们全家还有那只老狗,一长排地立在村口,看着夕阳将父亲的影子拉得瘦瘦长长,直到小黑点消失在河堤老柳树林深处。那晚母亲辗转反侧,几天都是满脸愁云。长大后我终于理解,世上最短的路是回家的路,人间最苦的味是牵挂的味。

我想起当年的自己。那年军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,9月份一下子发了三个月的工资,装着一两千元“巨款”的信封,握在手里沉甸甸的。面对人生“第一桶金”,喜悦和辛酸碰撞,读书时学校漂着油花的酱油汤,手指冻疮溃烂脓血沾染的书本,冬夜自习结束后一块咸萝卜就一碗凉开水的“夜宵”,都一一眼前回放,但很快又被母亲“舍不得,舍不得”的叮嘱,还有父亲领我给哑叔送包子的情景所覆盖。一个周日,我在驻地邮局给希望工程献了爱心,经办的姑娘好像多看了我几眼,这小伙多帅啊!后来我又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,买了一摞自己爱读的书,给外婆买了一支白白胖胖的人参,些许所剩存进了银行。

我想起几个侄儿。大姐家开公司的俩外甥,还有大哥、二哥家穿军装的俩侄儿,他们将第一个月工资捐给家乡修路架桥,汽车直接开进了山沟沟,一盏盏太阳能路灯亮堂了老人们的心头。

前些天,儿子的第一个月工资终于发放,我心领神会地期待着什么,又心照不宣地回避着什么,日子在缄默中缓慢流淌。一天,儿子向我出示手机银行交易信息,数千元收入,数千元的支出,数十元的余额!在我惊愕时,他展示了几封来信,来自遥远边疆学校的信。泪光中,儿子好帅好帅。

得三月春光,报以四月桃花。我来你往中,用情义加持,快乐你我他,成就千万人。

鸡蛋”而失败。她指着脸盆里十来个她认为不符合标准的鸡蛋说,这些鸡蛋,咱们家留着自己吃。

奶奶说自己家吃,也大体上是家里来了客人,才会让鸡蛋大大方方上桌,换作平时,她在让人吃鸡蛋这件事上,没有表现出“做的和说的一样好”。奶奶做鸡蛋的厨艺非常好,煎鸡蛋、蒸鸡蛋、辣椒炒鸡蛋、鸡蛋丝瓜经常做,在我看来,她做的油爆鸡蛋那是一绝。

那时,在农村里,不时常吃煮鸡蛋。吃一个的煮鸡蛋,是我妈、姑姑、婶婶们给我生了弟弟妹妹以后,待到吃满月席时才会有此口福。把煮好的鸡蛋一个个涂上红色,说是“溜过小孩屁股”,代表着沾喜气。我是孙辈里的老大,一共九姊妹,所以,在十七岁当兵走出农村之前,我八次吃过奶奶一大锅、一整锅煮出来的土鸡蛋。滚烫烫的圆鸡蛋,放冷水盆里清洗一下,在灶台上轻轻一磕,顺势用手掌压着前后翻滚两圈,拿起,顺着裂开的纹路剥掉蛋壳,白白胖胖的圆鸡蛋立体丰富在你手掌心,它温顺着你的征服,迎合着你的期待,任由你随心所欲。

时光如梭,岁月温情。多年以后,弟弟妹妹们也随我一样,先后离开家乡在外打拼。老屋里,更多时间只剩下爷爷、奶奶二老相依为命,他们仍然喂养着许多公鸡和母鸡,种得满园郁郁葱葱的青菜,待到逢年过节,它们便成为席上解我们乡愁的一道道家乡菜。返城之时,攒下的土鸡蛋,杀好的土鸡,摘拣好的时令蔬菜,被分成这一份、那一份,装到我和弟弟妹妹们的车尾厢,飞奔各自的城市。

十年前,奶奶的白内障每况愈下,后来发展到人至跟前才能听音识人,于是便不再养鸡。这些年,每每我回家探亲,临行分别时,奶奶会拉着我的手左叮咛右嘱咐,一定要好好工作,一定要做良善之人,一定要照顾好家人朋友。说完这经典不变的几句话,她会托付左邻右舍收集的那三五十个土鸡蛋交到我手上,捧着篮筐,我强忍住泪眼婆娑不让奶奶发觉。

2020年9月下旬,奶奶平静地走完她85年人生,与爷爷整整相隔一年,在另外一个世界喜相逢。我赶回家的时候,她已经躺在棺材里,我用手摸着奶奶的脸庞,泪如雨下。

那刻,我多想再听听奶奶用方言唱:“天光哒,鸡叫哒;咯咯蛋,咯咯蛋。我的大孙子,起床喽!”

绣球公园

□南京吉晨

12年前开始在老下关工作、生活,知道了绣球公园。乘车经过时会看到漂亮的牌楼和林荫道,但从未驻足停留。

大女儿出生后,开始偶尔去那边“遛娃”。小小的公园亭台错落、山水相依,极具江南特色。内有绣球山、马娘娘脚印、绣球湖、明代神道石刻、西园三岛等景观。1993年,绣球公园在“马娘娘脚印”旁建了一座高2.2米的马皇后塑像,并于当年的端午落成揭幕。仔细寻觅,才发现公园门口的一排桂花树竟然开花了,春桂树枝繁茂,而花瓣细小,花香细微,米白色的小花藏在繁盛的枝叶间,很难被察觉。小时候一直对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很困惑,桂花明明不是秋天的么。这才发现原来春天也是有桂花的。到了4月初,绣球树开始开花了,纯白色的绣球花一朵朵、一团团的簇在一起,或高挂于枝头,或垂悬向地面。绣球树总是能给人带来一种独具冲突的视觉张力,如此清新脱俗却又如此肆意奔放。

夏天,是绣球公园最热闹的季节。彩色的绣球灌木铺满整个公园,仿佛打翻了调色盘,粉红、浅紫、淡黄……热烈又璀璨,游人们从四面八方拢来,这里俨然网红打卡点。我最爱停留的是待渡亭旁的长廊,无论外面多么酷暑难耐,藤蔓遮掩下的长廊里总会自带一抹清凉。对面的水榭,苍翠的绣球山以及远处的阅江楼错落有致地倒映在绣球湖中,随着湖水的涟漪荡漾。长廊里终日会有一些大爷在下棋,他们每日必来报道,俨然这里的一部分,与热情的游客们被一条林荫道隔开,仿佛是两个世界。

秋天,整个公园渐渐安静下来,石板路上一片片金黄色的落叶便是秋的使者。古城墙下枫叶红了,满眼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。秋天的五彩斑斓比夏天少了一份热烈,却多了一些沉稳。租一艘小船,让它随意飘荡在绣球湖中,看近处的绣球山和远处的狮子山,层林尽染,阅江楼在高阔的天地间显得比以往更加雄壮了。风清舟在鉴,日落水浮金。在夕阳下,一切都被洒上了金色,像是天工所作的油画。

冬天我习惯从阅江广场旁的西大门进入绣球公园,一般从这偏门进入的都是公园的老熟人了,以附近的居民为主,有每日来锻炼身体的老人,有放了学来放风的孩子,也有挤出点闲暇来散步的中年人。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,进门后的休闲健身区更是充满了活力。瞧那边,刚刚还是三三三人在踢多人毽子,现在规模逐渐扩大到七八人了,圆圈也越拉越大。再往里走的西岛则是民乐爱好者的天堂,拉二胡的,唱评弹的,随时随地上演一场听觉盛宴。若是有那么一两片雪花飘落就更妙啦,南京的雪往往就是薄薄一层,轻轻地铺在枝叶间,更显空灵,落在古城墙的墙砖上,却又是别样的厚重与静美。

世间繁华三千,不如有一隅清欢。在这个小小的公园里领略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”的惬意,心似乎也在这温柔的一山一水的安抚下渐渐地平和下来。

故乡滇东南弥勒市竹园镇,是一个狭长的大坝子,地形平如砥、河道密如网,自古就以富庶著称。因为气候常年温热,一百多年前,有识之士从台湾引入甘蔗种植,从此开启了故乡的甜蜜岁月。

记忆中,几阵北风几场寒霜,平坝中、半山腰,一块块碧绿的甘蔗林,染上深深浅浅的黄;一棵棵撕去枯叶的甘蔗,顶着绿黄的长叶,露出笔直丰满的腰身,弥散着淡淡甜味,引得蜜蜂飞舞、鸟雀啾啾,点缀出家乡特有的魅力。

此时,孩子们尝鲜的兴致来了。一到中午时分,村子里,这家呼、那家喊,一群群奔向甘蔗田,选中筒子长、丰满的,一镰刀齐根劈倒,拖到埂上,削去硬皮,美美地啃嚼起来。

当然,待在家里也有甘蔗吃,因为换工收甘蔗的父母每次都会带回几根。此时,我们将甘蔗搬到场院中,拎个草墩坐下,梁山好汉般操着菜刀,一边削皮,一边品味。那滋味,甜丝丝、水生生,如吮甘露。而不知不觉间,脚下一地蔗渣,满口饱嗝连连,这才心满意足收场。

因为家家都有自留地,村人就种些水果甘蔗、罗汉甘蔗、本地甘蔗,以供自家食用。这些甘蔗与榨糖的甘蔗不同,产量较低,但皮软、肉软、汁多、味甜,无须操刀上阵,只需用牙齿咬住蔗皮,轻轻一撕,蔗肉便露了出来。

记得刚上师范报到时,得知我来自“甘蔗之乡”,舍友们好奇地打探起来。听着我讲述甘蔗、红糖的美味,吃甘蔗的乐趣,都羡慕地索要“见面礼”。于是一到秋季开学,我就得减轻一切杂物,为舍友们带上一捆甘蔗解馋。

我工作后,有一年参加州骨干教师培训,结束后组团省内游。途经家乡时,我慷慨地砍甘蔗相赠,于是在窄窄的大客车座位间,大家纷纷放下斯文自矜,有的用刀削,有的用口撕,吃得满口甜腻,一脸蔗粉,还不忘送上一番夸赞。

甘蔗不仅味道美,还有医食价值,是传统的滋补保健品,只是囿于条件,没有得到充分开发。遗憾的是,随着市场经济冲击,甘蔗种植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。而那曾经的甜蜜和欢快,也飘散在流年里,在乡愁里悠悠回荡。

南京琐记

甘蔗味里的故乡

□云南红河杨丛

岁月弦歌

老母鸡,咯咯蛋

□广州龙建雄

烟火人间